



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
CITIC GUOAN WINE INDUSTRY CO.,LTD.

— 倡領产地生态消费 —

http://www.guoanwine.com

NIYA 尼雅 品质源于生态

每一滴尼雅均来自新疆天山北麓小产地生态葡萄园 每一粒原料葡萄天然糖分充足，绝不加糖发酵 先产地生态，绝少病虫害，避免农药残留

尼雅产地生态葡萄酒



沸沸揚揚的罷工熱和加薪潮，讓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創造中國奇跡的億萬勞工身上。輿論普遍給予熱評和厚望，稱其或將成為改變中國經濟軌跡的轉折點。然而，走近新生代農民工群體，真正傾聽他們的心聲會發現，對於個體的他們而言，罷工事件和加薪浪潮的衝擊力微乎其微。倘若風波平息後一切安撫又戛然而止，他們對身份的困惑、對未來的迷茫、對宿命的不甘，仍是一個無解的課題。

文、圖：本報記者 鄭曼玲

6月的廣州，南方人才市場門口，木棉樹的龐大樹冠遮住了大半行人道，樹影綽綽，斑駁陸離。16歲的孟偉和他的夥伴們坐在樹蔭下，指間的香煙忽明忽暗，透露出超越自身年齡的滄桑世故。未幾，孟偉將煙蒂往地上一扔，用腳狠狠地踩上幾下，像是跟自己賭氣似的說，「走，再去賭一把。」

人才市場外的張貼欄裡，密密麻麻地貼滿各式招工廣告。每天一早，布告欄前人頭攢動、翹首以待的場面，成為這個城市的獨特一景。因為有「用工荒」的各種傳聞，孟偉和夥伴也隨大流來到這裡，尋找屬於自己的機會。不巧的是，正趕上大專畢業生找工作潮，稍微像樣些的工作，都被新鮮熱辣的學生哥們搶了先機，只在家鄉的中專學校念過幾年汽車維修的孟偉，即便接連幾天守在這裡，也唯有望欄興嘆，悻悻而返。

嚴苛管理難以忍受

不過，孟偉和倪寧也並不十分着急。雖然他們都來自梅縣山區的農村家庭，但與父輩不同的是，他們的出外打工，並未承襲父輩的沉重負擔。「就是因為不喜歡讀書，在家呆着也閒得無聊，就跑出來了。」孟偉這樣描述他的打工動機。

年紀雖輕，孟偉卻有3年工齡。去年6月，他進入深圳龍華富士康，成為這個龐大工廠中的一顆小螺絲釘。「人多得跟螞蟻似的。」孟偉這麼形容他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廠集體。每天8時上班，必須加班到23時，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能立刻進入夢鄉。「上班不能帶手機，不能相互講話」這些近乎嚴苛的軍事化管理，讓孟偉感到不自由和受束縛。

談及近期轟動一時的富士康「跳樓門」，孟偉表示都聽說了，但當中並無自己認識的工友，「跳樓的大多是那些有一定學歷、有一定職位的，普工的反而很少。」為什麼會走上絕路，他堅持認為，並沒有所謂的勞資矛盾，有的只是「一些告密者挑撥離間，」讓當事人不堪委屈而一時輕生。那不值得這麼做呢，他沉吟片刻，說，「能理解，但不值得。」

▶招工欄前人頭攢動的一幕是許多東部沿海城市的特有景觀



讓蟻族擺脫「窮二代」烙印

在差異化、標籤化日益明顯的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，「官二代」、「富二代」、「窮二代」越來越多地被用以界定某些特殊群體，而數以億計的新生代農民工，正是構成「窮二代」的核心主體力量。

不管怎樣，「官二代」也好，「富二代」也罷，與同齡人相比，他們的人生，不僅贏在起跑線上，包括如何騰飛如何躍升，每一步都有人細心規劃認真實施，時間表、路線圖，一應俱全，鋪就一條康莊大道。

相較之下，缺乏靠山、少有門路的「窮二代」，實現理想的道路上荆棘和坎坷明顯要多得多。人數近億的新生代農民工，甚至連生存空間都面臨被壓縮的危機。他們心比天高，卻命比紙薄；心理預期高於父輩，承受能力卻低於父輩；不願意回去農村，又難以融入城市，處在城鄉與工農雙重的邊緣化境地；他們有着改變現狀的強烈渴望，卻往往遭遇向「上」渠道阻塞的挫折，理想和奮鬥也只能半途而廢，無可奈何繼續活在貧困的幽谷中。

對於他們而言，付諸艱辛的抗爭而後收穫一、兩百元的加薪，不能徹底改善生活的質量、改變命運的軌跡。在粗放式經濟模式有所轉變之前，低投入低成本仍將是企業的安身立命之本，眼下的加薪更像是一種安撫員工的應對之策。過高期望「富士康事件」的衝擊力，並憑此斷言「廉價勞力」時代快將結束，未免有點不切實際。而他們迫切需要的，也不僅是對於維權行動的集體圍觀，或給予幾聲喝采

對於舊日的工廠和老闆，孟偉並沒有過激的抱怨，言談間充滿着有別於同齡人的老練淡定。「待遇還不錯，加上加班費每月有1700至1800元，包員工吃住，早餐還提供牛奶。」說起這個，孟偉一改沉穩作態，激動興奮地比劃着，「別的地方都只負責午餐、晚飯，也從來沒有給過牛奶的！」他說，自己並不真的稀罕這一杯牛奶，在這些看似細微的安排背後，他看重的是老闆對其員工的尊重和珍視。

對加薪潮沒有期待

不過，孟偉最終還是在工作了半年多後，毅然離開了。待遇，並非像他這樣的90後農民工的唯一訴求。「在一個地方呆時間長了，就沒勁了。」樂趣和刺激是他嘴裡經常蹦出來的詞，「工作太輕鬆了不行，無聊了就想走，太累了更不行，根本受不了。要是讓我當搬運工，我幹一天就走人。」作為1.5億勞工中的一員，孟偉坦誠地承認，「現在的農民工是吃不下了苦的。」

短短幾年，孟偉已走過幾個城市換過幾份工作，掙的錢勉強可以養活自己，卻從沒有過積蓄，屬於典型的「月光一族」。「給多少我就能花多少，每月請朋友上飯店喝幾次啤酒，加上買手機買衣服，1800元也不夠。」

對於當下沸沸揚揚的加薪潮能給自己增加多少收入，孟偉既不樂觀也沒有多少期待，「原來基本工資1000元，加了10%也只多了100元。」在一旁始終沉默的倪寧突然插話，「老闆掙大錢，我們只能掙小錢。老闆吃一頓飯就相當於我們幾個月工資了。」

問及未來打算，孟偉和倪寧相視而笑，似乎這是個無知可笑的問題。「我們不想未來，現在17、18歲，哪想得到未來？管不了那麼多，現在爽就行了。」

交流接近結束，想為他們倆拍個照片，一向對答如流、坦誠大方的孟偉卻驟然靦腆扭捏起來。他指着招工布告欄前川流不息的人群，說了一句頗具哲理性的話語，「你去拍他們吧，他們就是我們，我們就是他們。」

▶新生代農民工有着改變現狀的強烈渴望 新華社

▼民工在廠區參加早晨晨報會 法新社



90後民工拿青春賭明天

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

6月天，孩子臉。才剛陽光燦爛，轉眼便烏雲蓋頂，暴雨來襲前夕的東莞厚街鎮，就像一個熱氣騰騰的蒸籠，酷熱難耐，壓抑得人躁動不安。三屯工業大道上，周向豪和幾個四川老鄉在路邊大牌檔圍坐一桌，比天氣更加沉悶的煙蒂，顯得這場聚會的主題嚴肅而沉重。

前路迷茫難作抉擇

這個世界矚目的傢具之都、鞋業基地，承載着幾十萬農民工的理想和憧憬。他們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，默默勞作，動聽耕耘，到頭來，大部分人發現美好的願景依舊是水中的倒影。甚至，連泡影也談不上，因為既摸不着，亦看不見。是要繼續留下做個永遠的「邊緣人」，為無望的未來奉獻青春，還是返回家鄉重整旗鼓，重新適應親近泥土的生活，是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兩難抉擇。

26歲的周向豪正處於這樣一個十字路口。籍貫四川金堂的他算是第二代農民工。中專畢業後，跟隨父母和叔父來到厚街，成為千萬「新莞人」中的一員。6年來，從電子廠、鞋廠、傢具廠到雜貨店，輾轉打過近10份工，也由一個不諳世事的懵懂少年，成長為一個賢惠女人的丈夫、一個10個月大嬰兒的爸爸。

厚街的三屯工業大道兩旁，出租屋、髮廊、網吧、大牌檔、士多店，所有與打工一族生活息息相關的配套設施一應俱全。「這些都是小孩子的玩意。」周向豪語氣中帶着不屑。曾經，他也是這些「娛樂場所」的常客。像今天的90後農民工一樣，年輕時的他同樣意氣風發、享受至上、不問明天、不想未來。然而，那種賭徒似的快樂是輕飄飄的、缺乏根基的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周向豪的心中，日益有了沉甸甸的顧慮。日漸年邁的父母在勞動力相對過剩

的求職市場，越來越難以找到合適工作，進而萌發了返鄉念。他們希望周向豪帶上小家庭一同回去，一家人在一起，總算多個照應。

渴望提升工作空間

而周向豪心裡並不願意。「不適應，很陌生。」他用這些詞語來描繪對家鄉的排斥感。在那偏僻的山村裡，一到晚上就黑燈瞎火，一下雨就滿地泥濘，買什麼東西都得到十里之外的鎮上，時強時弱的通訊信號經常讓他接不到朋友的電話，甚至，連找個髮廊打理一下頭髮都沒辦法。對於周向豪這樣常年外「漂」的打工一族，家鄉的印象已逐漸模糊，他早已習慣了厚街鎮熱鬧嘈雜的氣息。「也許出來還有點機會，呆在家裡肯定沒有出路，簡直是個廢人。」周向豪嘟囔着抱怨。

然而，留下來的前景也十分迷茫。幾年下來，工作還是機械化的重複勞動，看不到可以提升改變的空間；生活上，多了愛情有了親情，卻也同時增加了養家糊口的壓力。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」周向豪輕輕嘆一口氣，「以前是不願意想未來，現在是不敢想，不知道以後會怎樣。」

對於近來轟轟烈烈的加薪潮，周向豪並不怎麼感興趣。「能加多少呢？一、兩百元，也不能真的改變什麼。」周向豪的心裡，藏着一個夢想，「就是能攢下錢開個小店，養得起老婆孩子，不用擔心老人看病、小孩讀書這些問題。反正一句話，就是能跟這裡的人差不多，活出個人樣！」末了，他自嘲地笑笑，「這種願望，是不是太幼稚了些？」

當下，周向豪首先要考慮的，是何去何從的問題。不管是留下來打工，還是回家鄉種地，都必須面對，豐滿的理想與骨感的現實之間的斷裂與差距。這是他和成千上億個農民工兄弟面臨的共同難題。

◀充滿曖昧的錄像廣告牌填補不了打工生活的空虛

